

Who is the fat on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erm of individual Figure

Chen Jiasheng^{1,a}, Bi Tianyun^{2,b,*}

^{1,2}School of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achenjiasheng1993@qq.com, ^bbitianyun1968@126.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Keywords: Individual figur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bstractio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individual figure to discuss that what impacts that soci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ill bring to individual figu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factors, which contain individual income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institutional types are prominently correlated with individual figure. Especially, the higher individual incomes, the fatter individual figure; the hig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 thinner individual figure; the individuals who work for 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 the fatter they are than other individuals who are other institutional types.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hat the phenomenon that stratification in institutional types, income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re also happened on individual figures. Meanwhile, even though the effects that subjective well-being bring to individual figures are smaller than social stratified variables such as individual income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so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lso provides individual figures with positive influence.

1.引言

如今，个人的身材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你的身材 就是你的阶层》此类报道。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个人身材往往受到个人生活方式、饮食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个人生活方式、饮食常常作为一种阶层划分的文化实践。同时，此类文化实践往往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从而使阶层区隔更加明显并使其成为一个双向过程。^[1]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认为体重亦与个人社会阶层有较大关系，肥胖往往是低阶层的标志。为此，在西方语境下，肥胖则带有低社会地位、令人们的不满甚至是病态的含义。然而，在本土话语中，胖则与福、心宽联系在一起，如“发福”、“心宽体胖”。因此，个人身体不仅仅是生物性的，而且更多意义上来说是社会性的。身体是社会的隐喻，生理身体往往可以折射出社会身体的弱点与焦虑。^[2]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身材往往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否也成为了一种阶层划分的标准？同时，俗语中的“心宽体胖”是否存在着一定依据？尝试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便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由于传统社会学中，身体一直处于一种“缺席的在场状态”^①，所以关于个人身体的相关问题也并没有受到国内社会分层领域的关注。因此，中国大陆学者们把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分层、住房分层、户籍分层、主观分层等传统分层领域。近些年来，虽然已经有些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分层导致健康不平等的问题^[3]，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影响^[4]，但是个人身材问题始终没有受到社会分层领域的足够重视。然而，女性主义关于身材问题的研究则特别突出，尤其是一些关于女性减肥的研究。例如，有的学者通过对 13 种减肥药的研究，论证了男权社会对大众媒体的操控从而控制女性身体^[5]，也有学者通过对女性丰胸、整容、减肥的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女性的这些行为都是在男权、消费社会中自我认同的偏差。^[6]这

① 所谓“缺席的在场”指的是身体一直存在于传统社会学领域，但是均未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以古典社会学三大理论家为例，在《自杀论》中涂尔干对极端伤害自己身体的自杀行为做出了社会学解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义的特点，其中就包括对身体欲望的克制。马克思在论述剩余价值时谈到，身体是劳动的载体，身体变成了劳动的工具，被资本家所剥削。参见克里斯·希林，2010，《身体与社会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7 页。

类研究都尝试指出，女性的身体不仅仅是由外在男权社会的建构，也存着内化的自我规训。因此，在国内身材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了女性主义独有的研究问题。其实，个人的身材是身体最初的外在表现，不应该具有一种性别的归属。人类有身体并且人类就是身体，身体不仅具有生物意义，而且更具有文化象征、社会建构甚至是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本文尝试探索个人身材的社会影响因素，论证身材是否已经出现了阶层化的趋势，从而对当前的身体、分层研究做补充。另外，本研究尝试引入个人主观幸福感这一变量，与社会分层变量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何者对个人身材的影响更显著。

2. 研究假设

2.1 阶层与个人身材

自布迪厄把“品味”^①引入社会分层后，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也逐渐成为了判断社会阶层的重要指标。布迪厄认为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往往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同构关系。“品味”是个人特征、社会联系的主要承担者，人们根据品味对自己进行定位，同时也被别人定位。^[1]不同品味等级在个人饮食上存在着很大差异。通过布迪厄调查发现，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饮食花费都在薯类、淀粉食品和肉类上，很少花在贝类、鱼、小牛肉、羊肉或者是酒、咖啡、糖类等特殊食品上。相反的是上层社会会选取一些清淡的、低脂的、可口的、不易发胖的食物，比如鱼类、贝类。由此可以看出，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往往会选择较为低脂的食物，而一个人身材的胖瘦也往往取决于个人的饮食。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职业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身材越瘦；假设2：单位等级越高，身材越瘦；假设3：受教育年限越长，身材越瘦；假设4：个人收入越高，身材越瘦；假设5：主观社会地位越高，身材越瘦；假设6：居住地区越接近市中心，身材越瘦。

2.2 主观幸福感与个人身材

主观幸福感是生活积极反应的总体体验，是一个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多维度概念。一般说来，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对自身生活的总体感受，包括了感觉快乐程度和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程度。^[7]因此，个人主观幸福感属于个人心理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个人心态。目前，已有美国学者发现女性的BMI指数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正相关。^[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7：主观幸福感越高，身材越胖。

3. 数据、测量与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象，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其中有包括个人特征、家庭关系、社区关系和生活方式等多维度指标数据。该调查，对年满 18 周岁，具有中国国籍并在抽中住址居住满一周居民进行访问，调查范围涵盖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样本容量为 11438。本研究所有的分析均根据 2016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权重进行了加权处理。

3.2 变量的操作化

本研究中，因变量是个人身材。关于身材的标准化测量，国际上惯用 BMI 指数，其具体的算法为体重/（身高）²。我国划分 BMI 指标的标准为：BMI 指数小于 18.5 为身材过瘦；BMI 指数在 18.5 与 23.9 之间为身材正常；BMI 指数在 24 到 27.9 为身材偏重；BMI 指数大于等于

① 在《区隔》的中译版中也将其翻译成“趣味”，但是在杨善华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李猛将其翻译为“品味”。笔者认为品味更能体现出一种阶层的分化感，所以本文中选择后者。

28 为肥胖。^[9]在 CGSS 中收集了被调查者的身高和体重，所以可以计算出个人的 BMI 指数。

解释变量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测量社会阶层的指标^①，具体包括（1）受教育年限；（2）单位性质；（3）个人年收入；（4）职业社会经济地位；（5）主观社会地位。对于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本文借鉴了李强的做法，把职业转化为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10]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本文采用了问卷中的自填题“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那么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来测量。第二类解释变量是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所以笔者采用问卷中的“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进行测量。

此外，为了避免变量遗漏，笔者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个人身材的变量，如性别、年龄、年龄²、婚姻状况、地区分布等基本人口因素。

3.3 分析

本研究中，本文先对样本特征进行描述。接着，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具体解释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是在何种程度上对个人身材产生影响。样本基本特征如下（表 1）

表 1：样本基本特征

定类/定序变量	变量取值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5735	50.3
	女	5685	49.7
婚姻状况	未婚	1500	13.1
	已婚	8058	70.5
	离婚/丧偶	1856	16.2
地区分布	华北	1532	13.4
	东北	1735	15.2
	华东	3572	31.2
	中南	2406	21.0
	西南	1506	13.2
	西北	687	6.0
受教育年限	小学以下=0	1837	16.1
	小学=6	2440	21.3
	初中=9	3331	29.1
	高中/中专/技校=12	1924	16.8
	大专=15	920	8.0
	大学本科=16	865	7.6
	研究生及以上=19	111	1.0
单位类型	党政机关	179	1.5
	企业	2046	17.9
	事业单位	533	4.7
	社会团体、居/村委会	117	1.0
	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	1548	13.5
主观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1	208	1.8
	比较不幸福=2	950	8.3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	2235	19.5
	比较幸福=4	6427	56.2
	非常幸福=5	1564	13.7
居住地区	市/县城的中心=1	4559	39.9
	市/县城的边缘=2	1333	11.7
	市/县城的城乡结合部=3	774	6.8

① 在社会学中，阶层是多维的概念，可以用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单位等级、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和主观社会地位、居住区域等多方面来测量。

	市/县以外的镇=4	621	5.4
	农村=5	4141	36.2
定距/定比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54.79	17.05
国际标准职业社会 经济地位指数		41.95	15.128
BMI 指数		22.49	3.346
主观社会地位		4.24	1.704
个人年收入		26921.45	38072.698

说明：由于存在部分缺省值，因此数据各部分相加可能不等于总数 11438

4.经验发现

为了准确地研究社会分层、幸福感维度下相关解释变量对于个人身材的影响，同时理清个人性别、婚姻状况、地区分布等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交互作用。因此，笔者将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以及因变量同时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回归方程为：

$$Y_i = a + b_1x_1 + b_2x_2 + \dots + b_ix_i + e \quad (1)$$

其中， a 为常数项， x_i 为自变量， b_i 为偏回归系数， $i = 1, 2, \dots, n$ ， e 为残差项。在自变量方面，为了统计的方便与需要，笔者将某些自变量的类别进行了简化和再编码处理。其中，性别、婚姻状况、地区分布、居住地类型、单位性质为虚拟变量。女性、已婚、华东地区、居住在市/县中心、企业分别为其参照变量。在年龄方面，考虑到其可能对结果产生的非线性作用，所以把年龄²也加入模型中加以考察。在职业方面则将职业代码转化为了“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同时，为了提高数据的拟合度，本研究将个人年收入加 1 后取了以 e 为底的自然对数后纳入模型中。根据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年龄、年龄²两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大于 10 之外，其余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3，所以该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另外，通过对异常值的清理，残差基本呈现正态分布并且基本相互独立。（表 2）

表 2：影响个人身材相关因素的 OLS 模型

	B (SE)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量	17.330*** (0.327)	13.720*** (0.855)	13.127*** (0.878)
控制变量			
性别 ^a	0.589*** (0.057)	1.125*** (0.094)	1.139*** (0.094)
年龄	0.205*** (0.000)	0.259*** (0.026)	0.266*** (0.026)
年龄 ²	-0.002*** (0.000)	-0.002*** (0.000)	-0.002*** (0.00)
婚姻状况			
未婚 ^b	-0.817*** (0.106)	-0.520*** (0.143)	-0.479*** (0.144)
离婚/丧偶 ^b	-0.178* (0.085)	-0.217 (0.178)	-0.139 (0.179)
地区分布			
华北 ^c	0.933*** (0.091)	0.339** (0.127)	0.338** (0.126)
东北 ^c	0.356*** (0.086)	0.712*** (0.143)	0.665*** (0.143)
中南 ^c	-0.476*** (0.079)	-0.308* (0.128)	-0.277* (0.128)
西南 ^c	-0.891*** (0.092)	-0.399* (0.158)	-0.439** (0.158)
西北 ^c	-0.678*** (0.124)	0.098 (0.224)	0.073 (0.223)
社会分层			
个人年收入对数		0.237*** (0.065)	0.241*** (0.065)
受教育年限		-0.040* (0.016)	-0.045** (0.016)

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0.001 (0.004)	-0.001 (0.004)
主观社会地位		-0.031 (0.029)	-0.052 (0.030)
单位类型			
党政机关 ^d		0.721** (0.231)	0.733*** (0.230)
事业单位 ^d		0.162 (0.148)	0.140 (0.148)
社会团体、村/居委会 ^d		0.119 (0.283)	0.133 (0.281)
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 ^d		-0.085 (0.106)	-0.092 (0.106)
居住地区			
市/县的边缘地区 ^e		-0.036 (0.132)	-0.022 (0.131)
市/县的城乡结合部 ^e		0.590*** (0.166)	0.599*** (0.165)
市/县的外的镇 ^e		0.105 (0.188)	0.142 (0.188)
市/县的农村 ^e		-0.143 (0.135)	-0.185 (0.135)
幸福感			
主观幸福程度			0.144* (0.58)
F	120.284***	29.606***	28.990***
Adj R ²	0.096	0.14	0.143
N	11221	3870	3859

注：（1）*P<0.05,**P<0.01,***P<0.001。（2）虚拟变量参照类别如下：a=女性，b=已婚，c=华东，d=企业，e=市/县的中心地区

模型 1 主要考察基本人口变量对个人身材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地区分布均对个人身材产生影响。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的 BMI 指数显著高于女性，说明男性的总体身材偏胖。相对于已婚者来说，未婚、丧偶、离异者的 BMI 指数显著低于已婚者，已婚者的身材相对偏胖。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华北、东北地区的 BMI 指数显著高于参照项华东地区，西南、中南、西北的 BMI 指数显著低于华东地区。这表明相对于华东地区来说，华北、东北地区的身材相对偏胖，而西南、西北、中南地区的身材则相对偏瘦。同时，BMI 指数还受到年龄的影响，但是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年龄与 BMI 指数存在着倒 U 型的关系。模型 1 的调整后的 R²为 0.096，能解释总体 9.6%的方差，整个模型具有显著性，但是总体解释力较弱。

模型 2 主要以基本人口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然后将社会分层变量纳入模型中，从而集中考察分层变量对个人身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年收入越高，BMI 指数随之增高。这便意味着个人年收入越高，个人身材越胖，故拒绝假设 4。从受教育年限上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时间越长，BMI 指数会随之减小，教育程度越高，身材越瘦，所以接受原假设 3。然而，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主观社会地位与 BMI 指数并没有显著的关系，所以拒绝原假设 1、原假设 5。从单位类型上来看，本研究以企业为参照，发现党政机关的 BMI 指数明显高于企业，而企业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村委会、无单位/自雇（包括个体户）之间在 BMI 指数上并无显著差异，故拒绝假设 2。在居住地区方面，本研究以市/县中心为参照，发现相对于市/县中心，市/县的城乡结合部的 BMI 指数显著较高，而与农村、市/县外的镇、市/县的边缘地区在 BMI 指数方面并无显著差异，所以拒绝原假设 6。纳入了分层变量之后，之前的基本人口变量在显著性、偏回归系数方面也出现了变化。性别、年龄的偏回归系数增大，但婚姻状况的偏回归系数相对减小。相对于已婚者来说，未婚者的 BMI 指数仍然是显著低于已婚者，但是丧偶/离异者与已婚者在 BMI 指数上的差异不再有统计意义。地区分布的变化较大，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的偏

回归系数都相应变小，而东北地区的则相应变大，但西北地区与华东地区在 BMI 指数上的差异不再显著。虽然在偏回归系数、显著性上发生了变化，但华北、西南、中南、西北与华东地区的差异仍然具有统计意义。在引入分层变量后，模型 2 的 R^2 提升至 0.14，可以解释总体 14% 的方差，整个模型显著，模型整体解释力增强。

模型 3 主要是在模型 2 的基础上纳入了主观幸福感因素。经过统计后发现，主观幸福程度与 BMI 指数呈正向相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主观幸福程度越高，BMI 指数越高。因此，所谓人们口中的心宽体胖有一定的道理，故接受原假设 7。在之前的基本人口变量中，偏回归系数与显著性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对 BMI 指数的影响与模型 2 基本相同。在社会分层变量方面，主观社会地位、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依然不显著。在个人收入方面，其偏相关系数有所提高，仍然对 BMI 指数有着正向作用。在受教育年限方面，偏回归系数与显著水平有所提高，与 BMI 指数仍呈负相关。在单位类型方面，党政机关的 BMI 指数仍然显著高于企业，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差异仍不显著。从居住地区上来看，其结果仍然是市/县的城乡结合部在 BMI 指数上显著高于市/县中心地区，市/县中心地区与其他居住地区之间的差异仍然不具有统计意义。模型 3 的调整后的 R^2 为 0.143，表明可以解释总体 14.3% 的误差，相对于模型 1 与模型 2 有所提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本文探讨了影响个人身材的各种社会因素。通过本研究表明，个人身材不仅会受到性别、婚姻状况、所在地区等基本人口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社会分层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基本人口变量的情况下，个人收入越高则越容易发胖；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发胖的概率有所降低。收入高了，生活物质则相对丰富，所以身材容易发胖。教育程度越高，表明对个人身体的管理程度有所加强，所以体重可以得到控制。从单位性质上来看，身材出现了明显的两级分化，党政机关的 BMI 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单位，其他单位之间并未出现显著差异。^①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党政机关中多以坐办公室的公务员为主，缺少一定的体育运动，导致这个群体的身材偏胖。第二，党政机关的福利待遇、伙食待遇、工作待遇往往要好于其他性质的单位，所以这两个因素也反过来增强了其身材偏胖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身材亦可能已经成为了一种区分符号。从主观幸福感上来看，主观幸福程度越高，其 BMI 指数也越高。然而，主观幸福感对个人身材的作用相对小于个人年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②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当前个人身材主要受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单位类型、主观幸福感这几类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单位、收入、教育上的阶层分化，也逐渐体现在了个人的身材上。

然而，本文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从居住地区上来看，并未出现很明显的分化。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市/县城乡结合部的 BMI 指数显著高于市/县中心，市/县中心与其他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统计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需厘清。另一方面，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何对个人的身材没有显著影响？是否是由于我国社会结构还处于一个剧烈转型的状态，导致了国际上通用的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在我国本土出现了效度问题？要试图解释以上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经验材料予以检验。

致谢

本文初稿在 2018 年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上宣读，点评人潘泽瀚、李晓茹老师对本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同时叶鹏飞、刘梦阳、徐珺玉、陈余世佳、杨子轩、马刚、彭影等师友在本文

① 笔者对此单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予以佐证。通过 LSD 事后检验，发现党政机关在 BMI 指数上显著高于其他单位类型（显著性均小于 0.01），而其他单位类型之间在 BMI 指数上无显著差异。

② 从模型 3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出。主观幸福程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040，个人年收入的标准化系数为 0.071，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化系数为 -0.060。

写作以及修改过程中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但文责自负。

References

- [1]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p, 128, 2015.
- [2] Mauss, Marcel,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p, 301, 2004.
- [3] ZHENG Li and ZENG Xuhui,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ES and Health Gradient in China: A life Course Longitudinal Study,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36, pp, 209, 2016.
- [4] JIAO Kaishan, Inequality of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for the Chinese Elderly and Its Future Trend, *Sociological Studies*, vol.1, pp, 116-138, 2018.
- [5] XU Ming and QIAN Xiaofeng, Weight-reducing Advertisement and Morbid Slim Culture-On Mass Media's Culture Control of Women's bodies,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vol.46, pp, 22-30, 2002.
- [6] BAI Wei, The modernity paradox of Chinese women's body consumption after Opening up, *The Journal of Zhongzhou*, vol.179, pp, 123-125, 2010.
- [7] MA Wanchao,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ocial Capitals Affecting Residents Happines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1, pp, 64, 2018.
- [8] Viren Swami. Associations Between Women's Body Image and Happiness: Results of the YouBeauty.com Body Image Survey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6, 707, 2015.
- [9] QIU Xuan, Xu Xiaomeng and Liu Kuanzhi,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obesity, *Clinical Focus*, vol.32, 812, 2017.
- [10] LI Qiang, "Inverted T-shaped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ain, *Sociological Studies*, vol.20, pp, 55-60, 2005.